# 五燈會元

49.392
8030
2:19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二　　鉅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



4211971

日聞祖與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
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卻識你
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
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
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
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
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祗索一
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
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
訶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



即往叩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
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訶罵
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
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祗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
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兒且
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
龍其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
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
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
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

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
椹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
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懡㦬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
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師
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
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
有甚冤讐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
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
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



賓中主師曰貞實之言成妄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
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
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
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
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卽心卽
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
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
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
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
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

李花白誰道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闗闗
祇一聲不透祖師闗棙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
日日西沈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
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
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
白蓮峯頂上紅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
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
竪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
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
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



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兎速急急流光七月
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
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無人拾無
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
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
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
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贓靈利衲僧
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
鋪華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

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眞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華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靑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



不動麽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幺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麽僧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衢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

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杭州太
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信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惱間
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
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
禮乃以手引師之耳遶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
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
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
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



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
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
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
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
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
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
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
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
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
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

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
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西面大乘菴屬天下
一新崇寧萬壽寺常立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
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
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至稀破竈堂前感恩無
地雪埋庭柏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
虀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
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
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
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



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
大眾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飜樣牛
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
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
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
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
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
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眾盲摸象喻禪
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事深
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

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
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
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擘叉
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
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
人何不擺栧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
家既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
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
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曰頂上
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
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茆田提起坐具
曰這箇喚作甚麽師曰正是刈茆田僧便喝師曰猶
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
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於龍
門延壽堂閣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
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
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
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
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
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

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
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
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
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
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
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
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
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
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
請住開福禰子景從浴佛上堂太離兜率已降王宮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
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
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
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
註腳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示
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
彌勒驀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
甚麼卻不相識翦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

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



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眾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於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

明次依諸名病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竪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

其所對了無凝滯至于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卻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啟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子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其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

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
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
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
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
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
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
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
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
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
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躘踵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

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
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
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
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
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
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
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
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
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
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

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臨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鼕鼕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石僧坐卻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問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啣啗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郝水潭蚰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睨歲放疏慵卻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

盂去聻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淛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於今綿綿不墜直得徧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噇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

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
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
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
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
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
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
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
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榻侍者門曰東山
有三句若人道得郎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
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
喜呼維那於明窗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
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
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往
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鬭犬見便齩殿上鴟吻終日
相對爲甚麼卻不瞋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
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
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
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彩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劒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眾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

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啟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眾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翫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曰紫羅

帳裏璨眞珠上堂拈柱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
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身
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
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
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麽不是目
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卻商量

瑯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瑯邪邪
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
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
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邪
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
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
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
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
曰爺在甚麽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
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
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
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

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
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
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窻戲以硯投之誤
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
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
偶閱古雲門錄怳若舊習往依廣教珵禪師棄遊四
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峯謁湛堂準禪
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䙡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
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
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卽
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
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妙喜洎後
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
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
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
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
斷雖然動相不生卻坐在淨躶躶處悟謂曰也不易

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眾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酧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眞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即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眾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

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
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歐觀圓悟歸蜀師於雲居
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
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
門菴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
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
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
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
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
一舌相出無量差别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别言
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别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
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
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别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
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
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
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
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
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
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
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

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
先聖恁麽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
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
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
手者麽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
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
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於一
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
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
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裒先德機語問與拈提離爲

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
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
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
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
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
眞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并製贊寵
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麽擊禪牀曰還聞麽聞見
分明是箇甚麽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
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

元五十二　三

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麽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祇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閒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鸞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徧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上

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
卻作座主見解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
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
喝除卻棒拈卻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上堂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為君重拈掇
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搕𢶍換卻骨洗
卻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
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
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



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
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
眾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
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
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
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
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卻似
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
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
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

有麼菴主竪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犢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
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
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還擲拄杖曰一衆
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强
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顢頇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
以木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
貫索穿卻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
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
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

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
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
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
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
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
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
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

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峯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饡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敎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卻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卻近前

元五十二

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麽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卻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卽今因甚麽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麽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卽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卻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麽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秖恁麽死也秖恁麽有偈與無偈是甚麽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虵尺許腰首白色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眞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

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二

音釋

椹食荏切音葚桑實也 鵯稱脂切音鵯鶋也 倩倉甸切千去聲美好也 俚良以切音李鄙俗也 珵馳貞切音呈美玉也 歆虛音切音廞欣羨也 滉戶廣切音幌水深廣貌 垓柯開切音該數名天子之名九垓 乂音刈賢才之稱

巖人蔚施資敬刊此卷第五十二計字壹萬三千一百九十九箇

光緒三十三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邱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

能及舉拳曰還見麽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
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麽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
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
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
乃結廬銅峯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
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
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
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
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
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
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
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
麽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
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
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
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
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
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
殺無底藍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
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

堂摩竭陁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麽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秖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麽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麽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秖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麽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峯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眞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麽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麽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峯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
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
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
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
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
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即今是滅
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
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
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
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於西華閱數稔敕居建康保



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
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
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
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
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
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
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
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
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

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
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
現覺則氷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轢鑽到這
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
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
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
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
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埰生招
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
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





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陷隊不隨處埋身且總不
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
塡巨壑難滿漏巵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卻大地寬
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
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飮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
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
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
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涖眾色必凜然寢食不背
眾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
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

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閒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搭於鄮峯西華谿大悟禪師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眞眞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貧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叢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掴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

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閙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麽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陜府鐵牛蚰蚭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雲燒田苗



泉源絕流注婆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為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閧弄閧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麽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為般若顢頇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騎驄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

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未後更愁人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抛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敎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卻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卻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淛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

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眾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滔空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頌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溈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卻半年糧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

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尙有人不肯放過卻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麽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作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作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麽金剛堦下蹲神

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峯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麽某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菴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搭於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腳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飜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眞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僧菴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諳大慈聽習棗依靈巖徽禪師徽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躶躶空

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
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
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
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
峻發無所抵捂圓悟順寂師即東下屢遷名刹由虎
丘奉詔住臯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
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為兩腳
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
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
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鄰在處華紅柳綠湖天
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
嚀嚀嚀你且道他叮嚀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
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
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
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答者善
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
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
法轉新搊指破開天地闊虵頭攧落鬼神驚僧問十
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問浩浩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鐮切菜曰莫便是和

尙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撩飥飥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鐶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鵓鴣觜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蔾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且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飜露布突出機

先鴉飛不度雷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峯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
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
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
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
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
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
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



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
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
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
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
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
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
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
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
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
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

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擧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

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讚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麽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頗臏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麽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麽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仰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

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畱天
寍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
次徙靈峯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
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麽然雖如是且透
聲透色一句作麽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
杏華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
遲紫荆華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
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
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
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

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
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
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旣
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潙依佛性頣之入
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
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
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
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華法至亦復不知何者
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

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蠢𧎾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問即不恁麽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詞辯宏放眾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

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
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
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畱
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
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卻生臭草豁然
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
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
以示眾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
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
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腳意在甚麼處師曰撥



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
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
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眾請首座繼踵住持虔
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
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
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
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
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
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竪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
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

如金剛王寶劒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鍼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同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睞安立諦上是甚麽還委悉麽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參叢席



宣和庚子同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陁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寍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枹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

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祗麽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麽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振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麽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麽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飜生

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諳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腳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腳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眾眾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窮鑒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元五十三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劒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揚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飜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語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眡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酧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掛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麽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卻向甚麽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麽便恁麽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麽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腳跟猶未點地在悟顰面曰甕裏何曾走卻鼈公曰且喜老漢腳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鎚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同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麽碗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麽卻不悟公擬對慧揕之曰討甚麽碗



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遥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麽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卻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鷂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卻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大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

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摐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窻紙鑑即開門擒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



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卻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華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腳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卻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晾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

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僊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卻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僊酎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

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
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
也解嫌狠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眾舉
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
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
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
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
卽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
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
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丿擊禪牀下
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
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
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猶見偏解捉老鼠上堂以
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鰕蟹猶自眼搭眵
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
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
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
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
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嗄上堂

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三

音釋

嶷鄂力切音逆詩大雅克岐克嶷 捂五故切音誤斜拄也 飥闥各切音託餅屬 螣徒得切音特食菜曰螣 眙丑吏切笞去聲視不移也 嫠陵之切音釐嫠婦無夫也 眼郎宕切音浪暴也

嚴人蔚施貲敬刊此卷第五十三計字壹萬一千五百八十一箇

光緒三十三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四　鉅七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五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麽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須更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裡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郎經行困郎歇若也不會兩箇鸕鷀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莾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麽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

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
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
人並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淸
苦滋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
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
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
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
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
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
言訖儼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
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
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
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
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
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
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樹且道解
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
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
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

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圜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腳在縮腳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轆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
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
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菴話師曰
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
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簁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
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
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麽
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
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
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



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
老終日嬉嬉長年把婦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
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
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
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
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
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
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
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

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麽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裓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祗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童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鄮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於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晝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趂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脈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

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
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槖駞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飜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

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
日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
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
之天寧屢遷名剎紹興間奉詔開山雁蕩能仁時眞
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
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覩纂其徒懼行
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
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蕩山傑閣危
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麽喝
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

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腳
上牀眼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
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
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麽生是
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
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
當堂頭戴天腳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
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
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
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

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旣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麽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齩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毘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骨塔於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沖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旣廓然何勝之有沖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蚰傷足佛眼問曰旣是龍門爲甚麼卻被蛇齩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



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白淸華非豔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荅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

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櫻櫚葉散夜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即鄧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横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孤負孟春猶寒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偏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

付汝師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絶食淸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磨竭大似掩耳偸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敎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覔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於香原澗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卽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

背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
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
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
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
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
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
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
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
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

喚來與老僧洗腳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
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
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
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腳底到國清眾請上堂句亦
刬意亦刬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
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撈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
到俱刬俱不刬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
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
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眾云老僧除卻二時齋
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

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卻
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
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
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
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
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
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
爭似雙峯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
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



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
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
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
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
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
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靑山礙眼睛眼笑而可
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
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雁一聲情念斷

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卻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腳何似驢腳往事都來忘卻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眾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眾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

雞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眾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窗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卻不知卻來這裏低頭立 時紹燈上座聞之有省後住婺之廣教 因病示眾久病未常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日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眾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眾下語皆不契師自捐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

數珠同壟骨塔於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邱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淛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卽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居雲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蒭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般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

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尙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虀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卻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囘春師曰換卻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

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郎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案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艣同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



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擘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鸎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胸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

麽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
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
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
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麽生師曰說這箇不唧
嗰漢作麽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日遲遲師
曰你向甚麽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曰料
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
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
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
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



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
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麽不答師大笑曰吞不
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
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
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
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
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括
香龍門和尚闡提瀆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撥破毘
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

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麽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麽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爁爍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扶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

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煆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同光不知已在靑雲上猶更將身入眾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眾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温禪師上堂舉法眼示眾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呆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丏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承聞南

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㗭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㗭唎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

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蹋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

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
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月菴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卻兩頭除卻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眾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麽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麽卻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秖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麽邊事師曰賊以贓為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麽生師曰風吹日炙曰溈山呵呵大笑聻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溈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麽生師曰多口阿師

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淸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曰隨見而語曰今日硈磕明日硈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能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頭石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呌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

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
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
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麽
勝你處諸人有甚麽不如老漢處還會麽太湖三萬
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
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嚴枯
木裏龍吟話往返酧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
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妙汝作麽生師曰
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見

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
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
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漁偷
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
參學至要不見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
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
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
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
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
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

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卽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揚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鑑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

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麽祗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祗向佛邊會卻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還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麽生又有般底一向祗作自己會棄卻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卻如何消遣旣消遣不下卻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卻去腳多少處會若恁麽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麽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卻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麽者麽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腳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

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楊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撿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眾這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為你說破

師有十牛圖并頌行於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裏坐淫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

剛王寶劍敢問大眾作麽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眾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為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眾詞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眾緣個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涪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宗化賁禪師坐次賁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版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卻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卻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麽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竪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麽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四

音釋

簁山宜切音澌下物竹器可以除麤取細　亹武斐切音尾不倦意　佃亭年切音田治田也

丏美辦切音眄不見也　蜆輪芮切音蛻蛇蟬所解皮　硿梏公切音空硿青藥石又呼公切音哄石落聲也　乾居寒切音干燥也又桑乾河名

嚴人蔚施貲敬刊此卷計字壹萬一千九百二十箇

光緒戊申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70018027